

Name: Matthewwth
Country: Hong Kong
Organization: Senior middle school
Salutation: Student

現代鴉片

「肚子餓了嗎？」媽媽親切地問

「嗯。」孩子應道

「待會想吃什麼？」媽媽再問

「嗯。」孩子應著

「那我們去那麵檔吃吧。」媽媽說道

「哎呀，別搞！都輸了！」

原來，孩子在玩遊戲機。

媽媽也再沒多說，乖乖閉上嘴巴，雙目凝視車窗外，眼神帶點惘然。

車程二十分鐘，兩母子也沒多說過幾句話；到站了，他們下車。

媽媽先站起，孩子雙眼看著遊戲機屏幕，頭垂著下，緩緩步出車廂，尾隨著媽媽。

下車後，媽媽還摸了摸孩子的頭，但孩子沒有察覺。

說起來，這樣的情況在今天的香港社會還真屢見不鮮。案例未必完全一樣，但性質卻是大同小異。從五歲、六歲的小學生，到四十、五十歲的婦人、男人，手裡都是一個盒子，一個屏幕；從餐館酒樓到巴士車廂，從街上橋上到列車車廂，都不難看見人群中穿插著一兩個這樣的人。

小孩子對遊戲機的抵抗能力尤其弱，只要到了他們手中，都休想他們會放下。只要情況許可，他們可以從出門的一刻開始玩，玩到大半天後回家的那刻——也未願意停止；至於那天外出一整天做了什麼，看到什麼呢？大概是一點印象也沒有。

我見過不少例子，一家人完完整整的聚首一堂，坐在酒樓或餐廳裡吃飯時，往往在桌另一邊的小朋友都把自己完全抽離於一家人的團聚時間，而是把自己埋首於遊戲的世界之中；媽媽不說，他也不知道原來桌上多了燒賣和腸粉。而在車上一臉惘然的父母，無奈想與孩子溝通幾句，也因忙著打機而遭冷淡言拒的情境，更是瀝瀝在目，引發我一陣陣的狂想和慨嘆。我以為小孩子最愛依附父母，而孩子對父母冷言相對，最早也是青春期的事；及至二十歲左右，明白大家是一家人的道理，都再少有青少年的那種反叛對抗，但原來後現代的孩子，「00後」甚至「90後」的孩子，原來早在小學階段已把溝通大門關上。我真的很擔心，這些孩子長大了以後，是否還懂與人溝通。

並非因為小孩子的自制能力較弱，故只有他們才是這「現代鴉片」下的忠實擁躉，而實情卻是一些年逾十五的青年，同樣為此而無法自拔。回想過來，遊戲機顯然是用以解悶，尤其孤獨一人乘車或無聊等候時的消時良策，但筆者常有經驗與一些年紀相若的朋友，明明是一同乘車，明明是一同等候，甚至明明是群體乘車，他們還是寧願迅速拿出遊戲機，也不願抓個時間與這些珍貴的朋友多作交流；或最起碼，多給尊重。不是每一種朋友都會經常見面，而就算經常見面，也不代表是長久而永恆的友誼，你花了一次乘車時間去打機，可不知會否再有如此多的機會。

筆者曾試過與一行七、八個朋友一同前往演唱會，大多數人都認為七八個男生坐在巴士上層，前方乘客定被嘈音搞到苦不堪言；但事實上，我那幾位朋友坐下而後，幾乎不約而同先後拿出遊戲機，你玩你的賽車，我玩我的足球，仿佛座位旁的那位都僅是一個陌路人。車程約一小時，就在這前往博覽館的路上，八個男生竟然如此安靜，有反常態。至於沒有遊戲機的我，就只有獨自欣賞夕陽下的青馬大橋，默默思索著人生的各種事情。

成年人也沾染了這種風氣。筆者每天早上乘搭東鐵時，總會看見幾個年若四十的中年漢子在車上玩著，這些人的範圍很廣，從衣衫襤褸的工人到衣服整齊的專業人士都有。有的他們，竟然比中學生還要缺德，連耳機也懶得配備，讓車上每個人都被迫用耳朵陪他參與他的球賽。

說起來，我好像裝得自己很高，對遊戲機就完全視之無物，恥之用矣...其實非也。我大概是何時接觸遊戲機這玩意呢？我的第一部遊戲機出現在高小，那時是一部 **Gameboy colour**，**Super mario**、網球、電單車、坦克車、俄羅斯方塊，這些都是我年代的經典遊戲，其中以寵物小精靈更屬時尚，我也當然沉迷至極。**Gameboy colour** 以後，我曾陷入電腦遊戲世界的狂流之中，天天終日沉迷於槍戰、戰爭的場面，甚至有不願外出的念頭；高峰期時，竟然連與父母外出時，腦海中都是浮現著遊戲機的畫面，對與家人的活動竟表現不出一點點的參與，現在說起來還當真羞恥。那時買的雜誌都是遊戲雜誌，讀別的刊物都很少。

可以想象，如果我現在保有那種生活，我首先沒有時間在這裡寫那麼多文章，我也沒時間去進入音樂的世界；要知道，許多時我的寫作或音樂靈感，都是來自乘車上的那段無聊時間。(笑)

我若把遊戲機定義為「毒品」未免過份，畢竟它未至於完全一無是處，並且大概有不少人願意為遊戲機挺身平反。遊戲機嘛，當真還是件偉大的發明，令乘車的時間突然壓縮過來了。許多人會認為：「搭車悶嘛！打機有咩問題？」問題？當然沒問題，因為這是你的選擇。不過筆者以為，這個世界其實還真很美，乘巴士的時候看看街境其實有時比一色一樣的遊戲機畫面更有趣；而且，這些乘車的「無聊時間」其實也是你一天中，絕無僅有可用作反思、思考的時間，思考人生、思考前途、思考世界。

不喜歡思考也不要緊，看書其實也很有意義。打贏了十場遊戲機裡的球賽，還不及看了一本激勵人心，充實精彩的書本那樣獲益良多，那樣充實自己。趟若不愛用腦，不想費神，睡覺其實也是不二選擇，香城之土，處處 OT，把握車上的睡眠時間，有時對精神上的狀態起了關鍵性作用；說起來奇怪，打機不是比看書還一樣費神嗎？

我指的不是「打機就是錯」，而是筆者認為打機的時間，其實錯失了世界很多美事，也錯過了一個個鍛鍊自己、充實自己的機會，而且消閒方法亦有多種，打機以外其實還有許多有意義的消閒方法；不過當然，若你認為打機比看書、思考、睡眠都還要實

際的話，那是你的選擇。

成年人都還好一點，他們都看世界長一點，人生經驗多一點，交際技巧也高一點；起碼，他們打機相對較能收放自如，而他們獨自上下班而需打機亦較之可取；此外，成年人較明白尊重的道理，起碼與人同行時不會拿出遊戲機來如此無禮。

但小朋友、青少年嘛。世界其實未看夠，世界其實很闊，尤其在香港教育敗政下的學校工廠中，香港學生得到額外世界資訊的餘地很小，而一次次在車上打機更是進一步剝削他們放眼世界，思考自己的機會。年青人、小朋友這年紀，其實很應多花時間在與人相處上，多珍惜眼前那些轉眼不見的朋友，尤其他們應該從朋友的交往中多享受人生中的快樂。明明五六歲的孩子，應該在車上哇哇大叫，抓著扶手玩雜技，指著窗外的東西探個究竟，那樣才像個真正的小朋友。小朋友都還沒進學校工廠，卻已像會考生一樣坐著死屍一般不動，其實不尋常；一群十七、八歲的青年人在車上竟然不是七咀八舌地傾談著，其實也不尋常。

我開首也提過，小朋友對遊戲機抵抗力最弱，年紀小小的便錯過了街道上的有趣景色，看不見大海中上飛翔的巨鷹，錯過了大霧中的維港景色，其實可惜。我們一代又一代的新一輩，難道都要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嗎？

在這刻，同一天空下，香港各地有很多年青的朋友在乘巴士，很多的他們雙眼仍凝視遊戲機屏幕，但其實抬頭一看，夜間星空浪漫動人。

某天某日，有個叫 **Matthew** 的傻瓜坐在巴士上呆想，生了寫作靈感，今天晚上在這裡寫了這文；

然後某個剛下車回家的你，看到這篇文章。

原文出處：

<http://matthewwth.xanga.com/730002208/%e7%8f%be%e4%bb%a3%e9%b4%89%e7%89%87/?nextdate=last&leftcmt=1>

